

宋書

四十

宋書

臣沈 約 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貴門侍郎父
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
女宣世憲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
戚顯元嘉末為會吳興太守賊劭殺立隨王誅
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誅嶮又至嶠素

宋書 四十二

周朗

懼怯回意不知所從為府司馬立珍孫所殺朝庭
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
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
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
為江貞三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
議當遣三義恭出鎮彭城為此討大統朗聞之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
之勸令舉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言足下當當
使人進說何卿才之更茂也宅宅生望意可後佳耳

屬葉。絲何更上邪視已反惡。慰亦無已。觀諸
紙上方。香却復逢。知已動以可術。而能毋降。恩明
豈不。若定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
匈奴之不誅。有日。且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
憤心悲。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
之師。自若。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
者良。一。更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家輔以姬呂
之餘。故。然發怒。將以匈奴。冀其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一。更惠及取。士之今朝。發守。士。暮登。英豪

宋傳四十二

二

無

調兵之。事夕行。主公道。且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
日。況。復。如此。焉。夫。天下之士。祇行。磨名。欲不辱。其
志。氣。是。奇。甚。曾。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
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索。生。議。於。經。
由。忠。列。是。謗。於。君。家。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廁。通
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
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
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
士。則。宋。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

廣吾以馳志之時求子以安邊之術何足貴乎
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
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鱗望鼓鼉於
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翅於軒轅之間其不
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
竒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肖
為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巨室府一逐之吏
嘗復是天下之否此皆是下所親知吾豈
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
三耳一則雲戶岫寢藥危柱紫絲芝液霜翦
松沉空憐肌生齒髓實氣愛竟非但玉石
腐鳩梁錦實通斯意天后覲目羽人次則剗心
掃智剖命華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齧以
之上術三德而此民患進身白而醜姦猜委玉
入而齊聲禮揭金此而身勅寇使卓軌一風自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
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厭食糒而出望旃
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肩脅肩

天下之道，雖曰歸於一，而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
止而進，謂覺汗則反，而遠閉，石道官火造頓能
損其道，憂其毀，銘與鳴以補其氣，結語以輔
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
也。若吾之病不及死，似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
長者之數，殺稼是詒。曰：絕世豪之顧，生味佳
吾清塔月又檐中，山小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
樂曰：夏且室開軒，左主平有陳書十篋，席隅奧
右頰，河宿清數臺，收幼穉，後難方校石，時復陳局

然不覺是義，新也。近春田
三頃，秋園五畝，若此無火，山裝可具，候而飲之，罷
後對菊之，且當觀，觀那蕭蕭，每部傍眺燕
高邪履，以衛視我周之軫迹，而地尊之，憂天當
其少涉夫，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
而笑其，或觀謀，四室異意，夫楊朱以此猶見
嗚於梁，一況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違宗之言，木子亦便此，固許天下，有才又
如天下之時，非也。豈若當黨，恭問里之，問已忘身，貞

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古固願呈心於
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庸者何用侯為
至迺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
竒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若足下可謂寇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衣
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
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
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以治也

宋書傳四十二

五 監生 劉子與

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是下之所以報
也不爾便探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三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孽
奴於北關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個儻類皆如此復起
為通直即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
軍時普責自官謹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若實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

農桑者國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
不與若重之宜謂金錢以穀帛為本具罰然
也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准以止萬
國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其聽市至一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以銀及米
其不中度者至之如此則壅田自廢以資必
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亦廢矣皆由我地
壅滋養者必荒矣故法者法者法者法者法者
字唯植竹粟若此今既行而等者事者事
則

三十一
書傳卷二

叙之以等司亦從而加賞者田亦不物
不植則養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法之入取
多之必宜許人為論不應以賞云何
其會者不謂乃之桑長一八圓以
或度以為錢屋之得凡皆責地
敢者上與之親法其以雷果不敢加泥豈有利善
言只禁本惡會其此
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
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
不有自華夷爭殺我夏
不患土之不廣

一曰刑罰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流民
一曰刑罰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
在位吏死者弗望種穀后有不願娶生子者
或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媼奔所及子皆不
不及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
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之為世邪此最是警
悲魂傷矣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
之本為刑罪之極痛而為之豈不有
邪今宜家寬其役乞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准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
特是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官中文書必書不作
此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
有無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

宋書書四十一

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
者亂郊僮人盈旬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
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
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後止之以殺他
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

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甚益難資且其衣裘敗
矣此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
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十萬口矣使其受
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
食者采谷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
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置
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
熟可移之後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
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二

九 一 鑑注典

為荒密伊洛神其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
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
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
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遷
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
實我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
徒費財役亦行且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
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十更互出入春來犯
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

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二

十

監生王相

比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魚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

秋未充餘費宜明他事自輦長不應與唯可教
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
其身老至而罷世具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
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達若邊民請師皆宜莫
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
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曰
十五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
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
之不敷一至於此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

張道平

宋書傳四十二

十一

盤生
劉子興

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
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
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
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二
年之喪天下之違喪以其哀竝喪出故制同
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
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首之容盡嗚
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
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

焉至乎 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
德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其宜反斯謬且
朝享臨御而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
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皇之陋
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
兩一歲之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
累等自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櫛帶寶笄者
衣空繫國家之財徒奪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
妃以此傲家是何糜米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
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
以及瓦金皮繡漿酒麝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
輶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其哉若禁行賜薄
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也
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
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詐治之
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廠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
飾等王侯備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
斷為兩一諾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

宋書傳四十二

十二

陸聖劉子

以冠服不知尊卑

乃今造一物小民明已卑

視官中朝制一衣

不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官闕又祀主所

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

得服亦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得造奇技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皆以受天平年

地成功防衰御難治煩理劇使已事立人稱

官置無位樹散位進冗人全

反稱名之不足是官邪而世

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

愚何其甚矣今則且先省

周典為式更名以適時為

也當使德厚者以尊位尊

官賤者秩輕綴冕元紱佩

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

置立豈其邦而有徐邑地

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

節者應更建邑又民少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德而縣不得舉用恩
家之貧為郡一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
堪務不應疆土須合口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實友選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加為從事然後為貴哉又
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見不匹光武
之子為貴人然伏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之心也至皇朝神宗首之念陸殿
廷辟載之履此世復不

言三
不家

言

言

可雜若妃妾為人請官者其人豈終身不得為
官者請官者亦終身不得取罪凡天下所須者
才而才誠難知也若口深居一四言寡則蘊學而無
由知有卑處而事則則懷亦可而無由進或復
為於親故或亦遭進於貴者其欲致卓右而動
御席蓋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
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
精數吏能將小道者使獵纓危鞠博求
其用則內外遠近皆仕之類令之以

所能而造世空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以
察其擢膺吻樹頰腋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
意之所執不過數四聞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悖柔之倫業以檢格立不可須
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
於選貴三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用
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志與矣又俗好以毀
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
所以致譽毀佞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
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言惡分矣又
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守齒齊凡
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
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加
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稱說亦廣矣然習志
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麻不散錦帛
後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數延滿室置
酒淡堂寄天託妻者不無教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恠背親傲君其費疾老靈以宮巴是

乃外刑之所不容教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由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軌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或精以往者雖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本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等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死始立一神初與淫風輒以之而甚今備其以此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廉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立徵於鬼遂禁於醫重令禁或不及死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遠棄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妄理之蔽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此輩不二三昏危是惟何哉豈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

謂臣事不便於貴當錄其者抵些高駭重者死厭
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
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
章與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許旨曰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
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
獲頭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
以秩米是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
如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

宋傳四十二

二十七

在郡虎三食人豈鼠犯殺以此二事上負陛下
卜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之反之災寧關
卿小物謂羣下毋蒙有孝性母哭必慟甘之餘頗
不佞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年喪
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朕恃禮利口宜令前羽戡微
物不足亂典刑特錄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
道初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六年爲南
海太守

沈懷文字惠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

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嘗為
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
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
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
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
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
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
畢集為連句許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
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缺留隨王誕鎮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二

十八

監生
劉子宇

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
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廣
州欲以懷文為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
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附文
鵠為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
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
世祖入討劬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劬大怒
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
值契冲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

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
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徐
事史時議省錄尚書宗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
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
翼平辰衡經管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
統之要昭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
承殷法無損學邦之爲用乃調佐王均績亮帝
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三

三

宋書卷四十一

九

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登之實不愆於自
古比代相沿歷朝因或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
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廢或省章
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於宗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
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煇或守
南斗上乃廢西州書館使子尚移居京城以厭

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黜

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

懷遠頗閑文筆感起義使

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

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

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沈從

康今撰南越志及纂文文

史臣曰昔漢敬茂於梁

字嗣以哲明三

卷之三

言之言

草萊之人

霧集自

人懷獨善

薄捐華

不弘至於

知允莫從

徐樂嚴安

與不

之以德今雖

大明二年遷尚書

置王畿揚州移治會

同制封畿漢置司隸

學國其於一也苟民

今古及

尚移

多

入

事

行

加

文

人

日

謂

周朗

謂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殺如此懷又默然當言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殺入省未及進言
文因言次齊後朝人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
伯後因語次白上殺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
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與諸部士議以充者
並不服役三悉逃亡加以嚴罰不能盡方
宣法得復新之莫不各竊心懷憂為盜賊懷文
又以為言齊道亡始一國軍馬區壽亦懷死期
限嚴峻民聞風竊一匹馬一匹牛一頭亦三
三

齊書卷之三

三

曰可食其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因由是惡論道有所以復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惡復天下事文又上言之
曰列華賦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受致早之言若以言受不充頓止為難和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等是以來抑無諸弟庶陵及平
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先
武之子前文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
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等欲遂前議我大宋

江表王羲之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濟幸無度太后及六宮皆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之無隙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去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草創亦謂言之為善箴而被名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卷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淫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恒不得護其面

卷之三

七

上每言不集在坐者咸令跪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弄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諷懷文曰卿事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為安王子勳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異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詔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徙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為始興王

潛征北長流參

之懷文曰天道示

恐無益也不從而州

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

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

各國時宜非存相及安民

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

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

不說容虜化本又不從三

燕軍長史行府州言時

卷之三

文到在訊三郡九百三十一

侍中竈符隆密將以為會

美據唐度反及城陷士唐

刑棄所殺人首於石

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

情不和欲取其勞祿唯西

揚州從治既乖民情一州

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

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

為安世祖從之廣

會南郡王義宣及

遣檄書并銜命至始

義事事平黎黎為陳

何遠懷文雖親要

有並聽歸之官

亦不傳於世

而帝都高唐老

之貴非有積

卷之三

萬乘自此山

不踵闕懸書煙

晉氏等為成俗

宗祖思反前失

之路未落采言

等徒以重非已

今之塞之若此

矣父獨闕宋時

不諱之今

古節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郎
得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擣詞文實作主文詞
之爲累一至出乎

樂府第四十二

宋書之十二

臣沈

約新撰

宗越

吳書

卷三

宗越字叔道，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宗越，汝南人也。少有志氣，博學有文才。齊末，為南陽太守。齊軍起，倫之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西字城答曰佛剎未
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
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賊
功世祖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
兼領六軍等加龍驤將軍賞魯爽反越至宣
據歷陽募遣將軍鄭德玄前奮大峴德玄等
師揚胡與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與蜀等虜
平又率所領進山拒質質敗走越賊功居多
因遣東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
所募戡之遣密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
方尋被宥復官遣論前功封侯陽壽于食邑
四伯戶還西陽王子尚無軍中兵參軍將軍友
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之履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亦以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
加撻撻或有鞭廿六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
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知先入

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
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
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
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
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游擊口故
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竝爲之用
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
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二

三

監生金帛

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
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
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竝入
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
等旣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竝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
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
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
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

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

取越等下獄死

時年五十八越喜立營結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
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
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
新死眾竝懼攸之歎曰示公可惜故有勝人慶
而御眾嚴密齊行刑以曉賊之間動用軍法
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然耐士為之語曰軍作五
年徒不逃玄謨玄謨尚可示越殺我譚金
荒中伶人也存荒中時與薛安都有善後出

宋傳四十三

四

卷四

新野居止門村及立鄴歸國公常隨征討自此
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桓副安都孫堅二陷障二氣
力兼人軍元凶及梁山破滅屠公無有戰以精至
建元平王宏中軍參軍一書加建元武將軍一書
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二年遷
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濟河太守景初元年削廢
帝誅羣公金華王為一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
南清河太守金華王將留一重太壹車騎中
兵參軍止攸之誠略也沈梁惠幹勇執馬消

分陝自制銀山宜烈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
都縣 昇天壹宜陽縣曰收之東興縣男
各三 百三金運驍騎將軍增邑百三 大壹東世
人也 百運數口遠左軍將軍增邑百三戶金大壹
與宗 越侯亮越州皇劉胡武念後 長生蔡那
欣之 以特師顯劉胡事在鄧州 武念
野人 也三三門山身部將蕭蘭口心口為雍州
遣士人 驍騎將軍大門曰念為 身隊
主必 念有健名且家富 有二三
將世 念領隊奉迎時 中壘及世
祖之 念部伍至太 慶洲壘數千
人勿 念射一雨下念馳赴 當擊應時
退即 念督護其後 旅常有
世和 念中念威將軍桂陽 守竟陵王
誕 念以江夏王 恭太子 參需 十龍驤將軍
隸 慶之攻廣陵城 誕出城走 既下 復還念
之 念坐免官 復以為 冗從僕射 山 為龍驤
將軍南陽太守 前廢高 景和 為 七軍

直隸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即位
方反叛遣念乘驛還歸州綏尉西土因以為南
陽太守念既至人情竝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
詐詣念降於坐縛念去顛斬之送首詣晉安王
子劭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為逆黨劉順所
得袁處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劭太宗
之以為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
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
安縣省改封邵陵縣侯長生慶平人也出

三言

宋書卷四十三

六

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為府將未幾之
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補見任使太宗初為建
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
功封邵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為襄陽太守
寧朔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歸州刺史
那南陽冠豈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符檄客
至無少多者負給之以此為郡縣所侵異端異諸役
那素善造福成王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為建
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第

劉

其所執胡... 戰... 之... 城

封平陽縣侯 食邑五百戶

寧... 尉... 寧... 將軍... 表

州刺史宋... 太守... 拜卒... 追贈輔師

故謚曰平侯 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

元徽初為... 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

子食品五百戶為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元徽四年以平號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

軍將軍順... 昇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驍騎

宋傳

七

庚

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滅為喜

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宣... 沈演

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閣誦略皆上口演之

嘗自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其無

漏脫演之其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

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喜為喜公為主書書史

進為主圖今... 太祖嘗求圖書喜開... 倒進之

太祖怒遣出... 步兵校尉沈慶之... 征... 啓

情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成
高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
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
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
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
東來便望風降數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觀得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朝國將軍尋陽太
守南賊還之言進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
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
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
淮陵太守假節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十五年轉
驍騎將軍假節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
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爲長社公遁走
虜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
六年又率軍向
事假冠軍將軍
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

喜東征白太宗得晉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
東臯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反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
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
密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又嘗對
賓客言漢高祖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其
後誅壽寂之言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
該至是會上方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
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

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美醜接喜歎
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
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
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諮曰
吳喜出自早寒少被華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
自元嘉以來便充刁筆小役實弄威恩苟取物
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
內實阿媚每枚計數運其伎巧言說色曲以
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戍主上意

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
道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喜為姦變每以計數
自將於朝廷時二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
殺其黨頗著陰誠嘗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
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琛等足未身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尚賊
未平淮以軍糧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遺粟
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書問官言可以救
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簡所置主者
三言
宋書傳四三
十一
頓偷一百二十斛米初不問罪者主比曰云
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二十報又不責備其所
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
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誅責
既無定科又歲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入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
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斷於使應
是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
事未回使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賦伐所得

以入私又遺毒可下將吏棄因土地富人皆事以
或曰置漢唐身計部縣侵官害民與生求利千端
皆歸結從西邊大歸小歸受及首射錢米布
無給不滿言言以下追至小將人人重事
不兼養言言本小人多被侵侵後言言水陸別
於橋所至之處則給物情言言言言言
天下密懷言言言入言人之知言言言言
劫復賊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忠義堂

三

功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莫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義士相與歎息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此賊朝矣不肯殺去言言言言言言言
更有賊我不復能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無功功或隱在衆後或在帳屋中賊賊既被
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言言言
言言既見原宥有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
惟精往南選諸將卒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
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
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
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
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
自東還矢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
棄高敬相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
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
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三

十四 五生姜澹

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相
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
主帥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
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
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
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
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
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
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宿限極爲足弟子姪及其

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
六秋亡人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所假借者託之於喜更司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悉牛殺噉州郡應及役者
並入喜之家喜兄弟如八等不恣下取錢盈村滿里諸
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姑及絕極百姓數然人人
惡苦言言具知此初不禁而索惠子罪不甚江
念既已被恩得免室心辟小小竹立息輒加刑斬張
三十一
宋傳四十三
主
既賊中大帥逼追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
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當體自應執歸之
有司喜即便打鑠解襦肓等對滕圍恭仍送
重義私惠招物觸重如斬心張靈度凶惡人
肯叛之首喜在西朝如甘六罪私將下都與之
人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
欣尉以寺謀立劉禕五品以喜錄之而喜密報令
去去不得遠為建康所錄喜竟有國親
至於日定初從元反圖圖兼左右不貪因事物以行私

許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
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
奪鷄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
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
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間其當來皆欲
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
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
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為務害政妨
國罔上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赦文仲有云見
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
鷂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
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
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祖武本是
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
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且喜輸
蹄頌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
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蜚螭高自
比擬當是自顧愆豐事官遐邇又見喜所寂之

流傳一施脩林被較手物惡傷類內懷憂愁 以與此
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然無所
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
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
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獲心跡
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遺國家間際有可矣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最嚴最重天下御
億兆放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聖人澤及
犯後聖懲僞易以刑墨者皆以天下之

宋書傳四三

卷之

罪漢高大度而急三代之誅且大公為之先
士之刑宜尼作宰肆少正之幾言昔力安在哉
功濟蒼生班劍引前若數言後不能保此者歷
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可至若言之深非
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難以功績致之必由道
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
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
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讎豈敢遠尋初功而應忍
受終敬耳將之為用譬如明藥當人病必資散

不以全身及熱勢為動去以生積以止患心豈慎始時
之止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
非一心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累山積志意難容
等有功及不足自補之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
而微社漸憂在未萌不次方福露其罪惡明當
嚴認切之今自為其知卿諸人若相大臣成必
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言之申其罪惡謂云何
及善死發詔賜子徵民其罪惡受國
除

卷之三

六

黃回竟陵郡人出身分事府難後得事傳
教實為郡轉青帥又去職將回自隨
難用回復為壽實壽之凶回遠從有功免軍
戶實任江州權領白直隊主隨實差集山歌
向豫章為臺軍王謝承祖所錄任江州
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書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性便
奉事明寶竭盡心力

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
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世寵任之回拳捷
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
劫盜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
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
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平
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
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
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

嘉靖八年補刊

宋書傳四十三

十九

魏

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
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
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
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
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
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
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
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

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
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
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彭丈之王宜興孫
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
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癸巳平回
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
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睦
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

西曆四年

宋傳四十三

二十

監生

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在
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
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漂
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嘗
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
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
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
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傳郢州固
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

二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

將軍南兗州刺史

持節如故

無信行仰值

風雲

於知人

聖躬

服

觀

極

觀其凶狡

剷除以明

師微有塵

原餘嗣臣

弘典伏願

才追言既

負庇豐貫

得筮雖勤

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言先遣中兵家
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
及沈攸之為逆佩至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
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以佩玉兩端斬殺之湘
州刺史呂安國之寶齊王使安國募侯伯款又
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
景素功討高陽郡會邑三百戶順帝初為輔
國將軍左軍將軍守滎陽入守直閭領右細柳
三
蓋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首
吳郡富陽人也貌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
為寧朔將軍越州刺史石頭叛走逃竄經時
後於秣陵縣會稽反謀回同時為將者臨淮任
農夫沛郡周寧長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
夫稍至禮部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
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又仍又南討增邑二百
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甲時荏陽王休範在江
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

南大守成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
至近道農夫盡成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
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二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
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
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
資輕如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季加征虜
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五十五
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諡曰貞節侯伯即景素
也周宣民於弊三代之義難安亦以軍功至
軍校景始初封顯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宣朔
將軍徐州刺史鐘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
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
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
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
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
加挫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賢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
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止亦為幸
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二十五

列傳

宋書傳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矣

史臣曰夫賢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
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止亦為幸
矣

